

晨报记者对话谢晖，聊了聊他的前半生

50岁再婚需要更大的勇气吗？



2024年2月14日，在他迎来虚岁50岁生日这天，谢晖将和自己两个孩子的母亲、俄罗斯人达莉娅在远离市区的僻静之地举办一个小型婚礼，这是一个被疫情延误了4年的婚礼。

他说，这次就办得低调点，也更符合眼下的心境和状态。上赛季带领大连人从中超降级后，作为主帅的他背负重任，球队不久后也宣告解散。因此，此刻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失业的人，一个等待的人。这也是足球教练的宿命——他们总是在等待，等待上任，也等待早晚到来的下课。不可避免的，他的言语中带着等待之人特有的那种酸涩、不甘和切切之意。

这个下午，我们的谈话从五旬谢晖在医院打着点滴看大屏幕里放的《繁花》，回忆起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他如何穿着“八只裤”，裤脚管里能塞4只老母鸡的太子裤招摇过市开始，逐一发不可收拾，直至回顾了前半生。

对于足球，他承认：“我有怨气，常常会忍不住吐槽，但只要看到足球，我的眼里就有光”；

关于太太，他说：“是她让我变得完整”；

对于孩子，他的期待是“他们能成为幸福的人”……



关于青春 属于我们这代人的繁花年代

“我有点反感现在什么采访里都会提《繁花》，谢晖上来笑眯眯调侃一句，“哪能啦？潘经理前夫需要蹭流量喽？”

虽然和佟晨洁离婚多年，但他们的关系其实不像外界想得那么僵。这次拍《繁花》，“潘经理”还向他借去一台家中的雷明顿牌打字机。“我是天天催，就怕被弄丢。”谢晖解释，“那是我爷爷留下来的。”

不可否认，《繁花》拍的就是谢晖这代人一生中最好的年代。“我是1975年出生的，电视剧拍的就是我20岁不到的时候，我的青春。一闭上眼睛，我就能回忆起那个时代，跟现在完全两个世界。”

那时候，像谢晖这样的年轻球员在申花一个月的工资刚从78元跳到1800元。“但你想在黄河路上吃顿大王蛇宴是吃不起的，要老板请客的。一桌上档次的菜都要四五千元。”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谢晖还没有培养出后来的穿衣品味，他像这座城市里其他收入还算不错的青年一样，以穿梦特娇和迪亚多纳等品牌为荣。所以，当他前阵子在医院里打着点滴看《繁花》时，最感陌生的形象还是阿宝。

他说：“他穿得太过于精致了，就是太对了，问题90年代没人穿对的，谁穿对？我都穿错。那时候的西装都是乱七糟，重磅真丝、八只裤……谁会像阿宝穿得那么对啊？”

虽然当时在上海人又穷又“巴”，但谢晖的印象

关于职业生涯 假设世界是个游戏，而我们是其中的角色？

2021年夏，“酒后醉谈”事件发生后，虽然当时的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声援他，但谢晖心里清楚，自己在中国足球职业教练的这条道怕是走到了头。

在他从南通支云辞职后的某一天，我们相约在158坊吃鱼炸薯条。在对英超球队和英伦摇滚乐队的回忆缝隙中，他突然蹦出一句，自己要去国外进修了。“也许去英国，也许去德国。只要有一片绿茵场，有足球，有阳光，有个球队给我带就行了。”

他的教练生涯本来也是从业余队起步的，这样的例子在五大联赛并不少见。巴萨出来的瓜迪奥拉教练生涯也从巴萨开始；切尔西功臣兰帕德只用短短两年就成为切尔西主帅……简而言之，你是什么级别的球员，就带什么级别的球队。

但是，谢晖至今都会一字一句骄傲而响亮地告诉你：“在2012年的‘陈毅杯’决赛中——顺便说一句那场比赛由唐蒙解说——我率领同济大学3:0战胜对手！”

回顾一下谢晖过去十多年的教练生涯就会发现，他真的是一步一步慢慢往上爬，最后爬到了中超主帅的位置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没有得到过任何球员时代的名气加持，而他则展现了让所有人惊讶的坚韧。此前没人看好他做教练，徐根宝都跟他说：“你这个人不能当教练的。”“很正常，我头发染染，跑车开开，怎么着都不像个教练吧？这怎么言传身教呢？”

而在他更年轻的时候，老教练们也曾一致判断他不是个能踢球的。“他们说我心高气得不得了，技术又很一般……都被他们说错了，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他似笑非笑，“所以我这辈子一直在做的一件事，就是 prove them wrong（证明他们是错的）……”

此时，他的话头突然一转，抛出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，如果它就是个游戏，而我们只不过是游戏中的角色而已？”

他继而阐述自己的想法：“假设有一个游戏设置者，早在你出生前就已经设定了你的使命。那么我这辈子是来干什么的？我想自己从事足球不是为了成事、不是为了成功，而是要去完成一桩自己的使命。”

在时间的流逝中、在质疑的堆叠里，他开始假设自己是个游戏中的角色，是一个“天选之人”，以此给自己心理暗示。“这样想就是最好的心理按摩，你就不惧怕任何失败，你会认为所有的失败都是你的垫脚石，而不是你的绊脚石。”

后来发生的事情其实并不在谢晖的计划范围内：由大连市政府牵头组建的足球改革领导小组在选帅时进行公开招聘，最后竟然拍板定了他。

“所以我在和大连签约的时候就想了，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刻。不管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管有没有人支持。因为人要懂得感恩，在没有工作的时候，只有他们给了我机会。”

现在，我们来到了整篇文章中最难继续往下讲述的时刻。关于在大连高开低走的两个赛季、关于那些倒戈的球员、关于降级以及所有由此产生的负面评论，是否应该如实记录谢晖对此的态度和反应？

他在采访中指出，这么做没有意义。因为他的身份——一个把球队带降级的“罪人”身份决定了，无论自己说什么都是错，都是在狡辩。“我只想记住一些美好的时刻，重要的是，每一个成员都竭尽全力地为了同一个目标奋斗过，这个是最关键的。”但他忘了，世人从不会记住过程，只有结果会留下。

在诸多的指责中，他只想纠正一种说法，关于有球员说他没把自己当“自己人”的言论。“我为什么要把你当自己人？”谢晖反问，“我和谁都不特别亲，因为整个球队都是我的自己人，连打扫卫生的阿姨都是。”

他说了一个故事，那是他在上港期间担任博

关于纯粹和初心 人人都是聪明人，那就让我当“白痴”好了

回到他之前的假设，谢晖相信，如果有人说服自己这个世界还存在一个更高的操控者时，他们也就有了敬畏之心。

“你才不会觉得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，才不会看见桌上放着什么就拿。你会觉得被处于自己之上的某个人看到，这种敬畏心其实就是一个人内心的道德感。”

可惜的是，“现在我们提到道德的时候，它唯一的用处似乎就是去绑架他人。特别是那些无德之人，就非常希望蹦出来一件事，然后用所谓的道德来绑架你。网络时代就是这样，所以说无趣得很。你和他们说不了理，那就不要说。你还有别的选择，你可以选择走开。”

从午后聊到了街头华灯初上，服务员送来了小桌灯，笼罩在咖啡馆里的昏沉暮色被照亮了。而谢晖如今也来到了这样一个年龄，足以看清人世的蒙昧了。

“50岁了，想明白应该怎么活了吗？”

“明白了。”他说，“就这么活着，守着初心而活。至少我可以说不受外界干扰。至少还能通过阅读，通过和同道中人的交流，确信原来

关于人生的顿悟 尝试享受痛苦，它是活着的证明

作为一个回顾半生的采访，我们无可避免聊到了他人生中几次重大的打击。比如落选世界杯大名单，比如某次的失恋。

“一辈子总有几次经历，让你觉得天要塌下来了。但回过头来看，也是让你可以从头脚重新洗一遍的机会。我觉得人是需要有这样的挫败感，到什么没有的地步，再重新积蓄力量。”

他讲起自己十多年前因为失恋去西藏疗伤，偶遇一个喇嘛的故事。“他当时正坐着喝茶，看着我走进来，就好像是专门等我一样。”喇嘛听谢晖讲述自己的感情遭遇，说了一句话，一语点醒了梦中人。“你不是爱她，你爱的是自己。你痛苦的真实原因不是失去她，而是自尊心受伤。”

但他还是祝贺谢晖，“很多人没有经历过这种失恋的痛苦，所以你要去尝试感受，甚至享受这种痛，把它记在心里。虽然它是撕裂肺腑的，但也是一种你活着的证明。”

听了这话，谢晖觉得那个瞬间自己头上好像劈下来一道金光。“如果说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顿悟的时刻，那么这就是我顿悟的一刻。我知道了

关于大连人 没有工作的时候，只有他们给了我机会

阿斯助教时的事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和博阿斯两个人喝着红酒，开始彼此吐露心扉。“你是个性情中人”，葡萄牙人语重心长叮嘱他，“所以如果以后做主教练，有一点一定要当心：千万不要和自己的球员建立私人关系。你要把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拉直，才不会在关键的时候失去判断力。”

后来的教练生涯中，他始终贯彻了这一点忠告，并且做到了极致。他不拉帮结派，尤其不优待自己人。对于大连队里所谓的“自己人”——那两个上海球员，反而尤为严苛。

他知道自己的做法不被理解，所以如果球队在顺境中还好，一旦出现了问题，球员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拉拢。

“球员都是单纯的，就是吃一顿饭，喝一杯酒的事，他们就愿意为你卖命。但我刻意保持距离，因为这种人情关系就是彻底的陋习。”他只希望还在踢球的人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，“你们不是为某个教练、某个老总踢球，而是为你自己、为这支球队在踢。”

“我告诉球员：‘就一点，你们看到足球的时候眼里有没有光？’”他渐渐激动，开始用手指关节敲击台面，“都不能理解，什么叫眼里有光？这就是爱的本能反应啊。我们的媒体每次国足踢球都在批评缺乏精神，眼里都没光，还谈什么精神！”

关于纯粹和初心 人人都是聪明人，那就让我当“白痴”好了

我不是外星人，我的想法也能有人共鸣，就是就这么简单。”

他突然回过神来，被自己的话逗乐了。“初心，这话说出去要被人笑死了，牙齿笑掉了……其实我这两天正好在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白痴》，这本书好像挺能够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。”

“你看，梅诗金公爵就是一个人笑他白痴的人。一个人活得纯粹，坚守自己的道德，并且心有大爱，你应该敬仰他还是怜悯他？我这个问题，对于早几十年的文学青年来说，可能根本不会构成一个问题。”

但是眼下，他觉得这的确是个问题。“我们身边那么多聪明的人，他们觉得自己还不够聪明，所以都在看鬼谷子。”

“你想想，如果一个单位里面好些人都在看鬼谷子，所谓的纵横家是吧。但纵横的本质是什么？尔虞我诈！而且看了还要复盘和总结，这多么可怕！每一天都要复盘，每一天都要总结，检点自己算计错了什么，还有什么没有算到。”既然这样，既然人人都在找捷径，都想当聪明人，他笑笑，那就让自己来当“白痴”好了。

关于人生的顿悟 尝试享受痛苦，它是活着的证明

什么是活着，活着是不容易的，要学会活着更难。很多人只是在呼吸，他们不是活着。”

接着喇嘛告诉了他一句更重要的话，“有了这些经历以后，你才能够抽身出来，去做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。什么事，你要靠自己去找到。”

回到上海后，他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寻找、等待，然后确信了，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还是足球。他加盟上港，成为预备队主帅。

确定自己还是想走教练这条路以后，谢晖就完全掐灭了之前参加综艺节目的那份热情。后来，又开始流行明星直播带货了。有机构的朋友找到他，“你就做个穿搭博主，做做直播带货，年入几百万是闭着眼睛的。”

他也心动过，毕竟这已经远比中超主帅的收入高了，但也就是动了几下。“有些领域你一旦涉足了，就不可能再重新回来做教练了。我还是想做教练，所以一定要守住、把持住。这不容易，尤其在这个时代。因为你清清楚楚看到别人的获益，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理由坚持下去。没有理由，你就只能靠信仰。”

[对话]

新闻晨报·周到：感情经历丰富如你，为什么最后选择达莉娅呢？

谢晖：一个人在你生命中出现的顺序还是很重要的，在你身心都做好准备的情况下，你遇到了一个正确的人，这就是所谓的合适。

新闻晨报·周到：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可能很多人都可以成为正确的人。

谢晖：我们说得很好听：命中注定的那一个。其实可能现实中会有五六七八个这么多，也许都适合你。但绝大多数你是一定要错过的，因为你不可能娶七八个老婆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在这些人里面，你找到了哪怕一个就成功了，有些人全部都错过了，那是运气不太好。所以说唯一什么的，都是骗人的。你自己认为的唯一，那是在你的脑子里被理想化过的，你把它错误地认为是这么回事，是你自己在跟自己作怪。

新闻晨报·周到：50岁的时候结婚，会比年轻的时候更需要勇气吗？

谢晖：当你知道自己遇到的是一个对的人时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。我觉得结婚是应该的，本来就是4年前应该办的婚礼。现在空下来了，就要给她一个说法，给她一个仪式。我虽然是二婚，人家又不是二婚，是不是？你不能不讲道理。

新闻晨报·周到：达莉娅是什么样的人？

谢晖：一个不偏激的人，一个和我在很多方面都能达成共识的人。和她在一起，我懂得了什么是感情里真正的价值，而我以前追逐的都是像烟花一样绚烂的东西……

新闻晨报·周到：什么是真正的价值？

谢晖：她让我变得完整。就像在《甜心先生》里汤姆·克鲁斯对女主角说的：“you complete me”。



[后记]

驻唱乐队开始在台上准备当晚的演出了，已经有很多客人认出谢晖，把手机朝向了。几乎是下意识的，他戴上了那副飞行员墨镜。

待调音完毕后，老板冲台上的主唱挥挥手，“哥们，咱们选首歌送给谢晖吧！”“谢晖是我的偶像啊！”主唱说。

熟悉的前奏响了起来，是他喜欢的披头士。谢晖笑了，《Let it be》。是的，就顺其自然吧！

文/晨报首席记者 沈坤垠 图/受访者提供